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三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甯五年九月丙午朔兵部員外郎李復圭權判吏部
流內銓復圭前坐生事責知光化軍於是御史張商英
言夏人積謀聚兵犯塞之日久矣與破金湯適相會非
復圭生事也故召用之吏部銓舊制職官注擬上下起
折不過一資而選人閔於資序注擬不行復圭奏乞通
注權入各理本資俸選集者便之復圭奏乞通注據復圭紀聞附見當考
詔以摩正弟結幹延正爲禮賓副使鎮洮河西一帶
蕃部鈐轄初秦鳳緣邊安撫司言摩正自觀淩城敗走
結幹延正舉其族二千餘人并大首領李楞占訥芝等

出降已量補職名撫遣之因言延正可遂授一官使統

部族收其用故有是命後又封其母實壘卒爲永安縣

太君賜以器幣

新舊紀於前月甲辰書王韶破摩正於觀淩城按甲辰非本日既因新舊紀載

前月甲辰仍增奏本今因結幹延正授官又出之更須考詳

權三司使薛向言延

秦慶渭等九州舊皆有折博務召商人入芻糧錢帛償

以解鹽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萬而秦州當四十萬今

割秦之古渭寨以爲通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折

博務故商旅未行臣愚以爲並邊新造之地宜有儲積

以待警急願以其事下張詵張穆之使並置折博務仍

分十五萬與通遠七萬與鎮洮從之

雄州言北界欲

以兵來立口鋪文彥博蔡挺等欲候其來必爭令拆卸

上曰拆卸若不休卽須用兵如何挺曰不得已須用兵

上以爲難曰彼如此何意也王安石曰或是因邊吏語
言細故忿激而爲此或是恐中國以彼爲不競故示疆
形或是見陛下卽位以來經略邊事以爲更數十年之
後中國安疆有窺幽燕之計卽契丹無以枝梧不如及
未疆之時先擾中國以爲絕遲則禍大絕速則禍小故
欲絕中國外連夏人以擾我上恐其計不及此安石曰
敵國事豈易知苟有一人計議如此而其主以爲然則
遂有此事矣上曰何以應之安石曰今河北未有以應
契丹未宜輕絕和好若彼忿激及示疆而動卽我但以
寬柔徐緩應之責以累世盟誓信義彼雖至頑當少沮
少沮卽侵陵之計當少緩因其少緩我得以修備大抵
應口鋪事當寬柔徐緩修中國守備當急切以臣所見

口鋪事不足計惟修守備爲急切苟能修攻守之備可
以待契丹卽雖并雄州不問未爲失計若不務急修攻
守之備乃汲汲爭口鋪是爲失計吳充言當愛惜財用
閑處不要使卻緩急兵食最急安石曰兵食固不可乏
然非最急今河北連歲豐熟民間非無蓄積緩急要兵
食卽民間蓄積便是兵食雖有兵食以何人爲兵雖有
兵以何人爲將緩急有事陛下如何應接一事應接失
機便繫中國安危當擾攘之時陛下自度應接能昭然
無所疑誤否此所以難輕用兵也樞密院退安石白上
宜修河北守備上曰除什五百姓安石曰獨此可以爲
守備上曰誰可使安石曰不得已須令曾布去上乃欲
韓縝爲帥令了此然亦不果安石又白上天下事有緩

急如置口鋪是生事人所罕見故陛下亦以爲憂如河
北都無以待契丹是熟事人所習見故陛下亦不以爲
慮臣以謂人所罕見者乃不足慮人所習見者乃足憂
足憂宜急不足慮宜緩上以爲什五百姓如保甲悠悠
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
能果斷不恤人言駭擾縱有斬指斷臂何患譬如契
丹之患而不能勝卽不止有斬指斷臂之苦而已卽便
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爲一保緩
急便可喚集雖不名爲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
幸不至火急卽免令人駭擾而事集爲上策又白上曰
秦漢以來中國人眾地墾闢未有如今日四夷皆衰弱
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天其或者以中國久爲夷狄所

侮方授陛下以兼制遐荒安疆中國之事天錫陛下聰明非不過人但陛下用之於叢脞而不用之於帝王大略此所以未能濟大功業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所知淺近必不能濟國家須君子臣以謂陛下待君子當使之無所嫌疑得自竭盡乃能濟國事上以爲兵須久訓練乃疆安石曰齊威王三年酣飲不省事一旦烹阿大夫出兵收侵地遂霸諸侯人主誠能分別君子小人情狀濟以果斷卽兵可使一日而疆

陳瓘論曰安石勸神考兼制夷

狄則奏曰四夷皆衰弱數百年來未有如今日及論神考包置契丹不得則又奏曰夷狄人眾地大未有如今日契丹兩對所論同一契丹取快而言乍

疆乍弱況隨其喜怒而論君子小人哉

丁未詔鎮洮軍獻木及運木蕃部並優與價錢仍自今應役使及有所獻並酬其直

詔文思副使李景倩供

備庫副使王敞各降一官坐爲成都府路都監所轄兵
謀欲行劫而不覺察故也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
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之所謂亂
臣也然繹之文如欸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
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
稚子吹埴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者恐不足以
發揮帝憲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不報先是
上謂王安石曰直舍人院文字如許將殊不佳安石曰
將非但文字不過人判銓亦多生疎不曉事爲選人傳
笑臣怪陛下拔令直舍人院不知何意上曰止爲將狀
元及第安石曰陛下初未嘗以科名用人何獨於將如
此安石又曰制誥誠難其人然於政事亦非急切上曰

說事理不明不快人意要當審擇又問起居注見闕何
人可修安石曰呂惠卿喪欲除上曰惠卿最先宣力安
石曰非爲其宣力如此人自當擢用上曰惠卿勝曾布
此段見日錄七月馮行已體量雄州事以爲添差弓
二十七日今附見手騷擾百姓百姓怨咨故引北人巡馬過河上曰弓手
果騷擾文彥博曰行已不曉邊事我界內添差弓手如
何乃云創生安石曰舊無今有卽創生也先是雄州差
北界口鋪人戶借車般銀絹涿州不聽樞密院欲牒涿
州稱誓書內明言屬南朝口鋪慶厯間北界不合修請
詳累牒毀拆僉以爲如此示以必爭舊口鋪猶欲拆毀
卽必不敢更立新口鋪也王安石曰契丹欲移口鋪其
事有無未可知若果有之緣張利一生事故如此今罷

卻利一差馮行已行已到後正是北人觀其舉措之時
若有依前妄占兩屬地稱是南界所管又令拆慶厯五
口鋪卽與張利一生事無異何由使契丹帖息彥博固
爭以爲自來須如此國不競亦陵安石曰若要用壯亦
柔之俟其不可柔服然後用壯卽曲在彼彼或自反若
便用壯恐不能止其爭氣上以爲馮行已初至正是愛
惜人情之時又恐更生契丹疑惑遂至交兵彥博曰交
兵何妨安石曰河北未有備如何交兵無妨彥博曰自
養兵修備到今日如何卻無備上曰朕實見兵未可用
與契丹交兵未得彥博曰契丹若移口鋪侵陵我如何
不爭安石曰朝廷若有遠謀卽契丹占卻雄州亦未須
爭要我終有以勝之而已彥博曰彼占吾地如何不爭

占雄州亦不爭相次占瀛州又不爭四郊多壘卿大夫
之辱安石曰太顛閔天之徒爲文王卿大夫文王事昆
夷不以爲辱以爲昆夷強非由我不素修政刑以致如
此故也要之吾終有以勝昆夷而已自古大有爲之君
其歛要錄作翁字張取與必有大過人者非特中國雖四夷
之雄亦必如此冒頓鄰國請其所愛閼氏乃曰與人隣
國奈何愛一女子至請棄地乃發兵遂滅鄰國其操縱
如此此所以能當漢高也若但一口鋪尺寸之地而必
爭恐非大有爲之略吳充曰冒頓至請棄地卽必爭安
石曰臣所論者以爲當如冒頓知歛張取與非以爲如
冒頓爭地也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勤遠安石曰
文彥博言須先自治固當若能自治卽七十里百里可

以王天下孟子曰未有千里而畏人者也今以萬里之天下而畏人只爲自來未嘗自治故也上曰呼契丹爲叔契丹鄰敵乃呼爲皇帝豈是不畏彼歲賜與金帛數千萬已六七十年六七十年畏契丹非但今日彥博曰吾何畏彼但交兵須有名如太祖取河東亦須有蠟書之事上曰患無力豈患無名因言太祖答江南使人事安石曰苟非無力便取幽燕不爲無名陛下以堯舜文武有天下肯終令契丹據有幽燕否彥博曰要服契丹卽先自治當令人臣不爲朋黨安石曰小人乃爲朋黨君子何須爲朋黨言天事則有命言人事則有義義命而已何須爲朋黨彥博曰言有義命者未必知義命安石曰君子小人情狀亦易考但誕謾無義理前言不復

於後後言不掩於前卽是小人忠信有義理言可復卽是君子若果是君子卽須同心蓋國所以固以有人故曰無競維人人所以強以同心故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卽爲武王所勝武王有亂臣三千惟一心卽能勝紂三千人一心非爲朋黨也高宗戒傳說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正乃辟高宗非教傳說爲朋黨但同心爲義卽是武王所稱高宗所戒同心爲不義卽是朋黨若共國不務同心卽國事何由成彥博曰人所見豈可盡同上曰天下義理豈有二也上卒從安石言改定牒本王安石又言旣立結幹延正卽須處分王韶招捉摩正然後蕃部無向背專附延正文彥博曰如此指揮卽須計究竟如何若摩正不受代須加討伐恐用兵未已安

石曰摩正以羈旅無助蕃人投夏國卽環慶羌人夏國
尙不敢納豈敢納摩正必須執送無疑若歸董戢卽素
有嫌隙以窮歸之必不得所其勢招之必降不降亦何
能爲洮東自來無主如闌遺物摩正尙不能取今我已
占認彼何能復取計摩正窘卽眾不敢附寬卽眾未敢
叛彥博曰略近勤遠非義且今已深入險阻費饋運不
可不計究竟如何安石曰秦漢已後事不足論如詩稱
高宗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非是
不入險阻如火烈烈其師必眾師眾必用糧食非是不
費饋運如鎮洮更自是中國地久爲夷狄所據今來經
營亦自不至勞費上以安石言爲然

戊申詔秦鳳路緣邊安撫司曉諭摩正限一月降放罪

仍優與官爵不從卽多設方略禽討并以內殿崇班及賞錢五千緡募人捕送用王安石之言也又詔陝西

緣邊蕃部地土許典賣租賃

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漢戶聽典賣夷人田

崇

儀使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爲西作坊使大理寺丞李宜之爲右贊善大夫駕部員外郎知洺州黃秉與堂除差遣論修漳河之勞也

己酉宣政使入內副都知張茂則爲宣慶使入內都知庫部郎中宋昌言虞部郎中王令圖並遷一官西作坊使程昉爲皇城使端州刺史論塞大名府永濟縣決河之功也先是新隄之埽六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爲一上憂之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於是人爭言導河之利獨茂則等以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

堙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逆而浚之又存清水
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用力寡而收功
速時議者皆以爲非而轉運使且以材乏爲憂上獨命
茂則等董役而使昉營材於並河諸州或取於公或售
於私人不加賦而諸河之費已給自五年二月甲寅始
事四月丁卯訖功而河深十一尺廣四百尺方浚河則
稍稍障其決水至河成而決口亦塞故有是命此朱本
因河渠志也新本亦用之昉營材於並河諸州或取
於公或售於私人不加賦而河費給此語更須參考茂
則嘗建言熙甯二年未閉斷二股河北流有荆家鵲城
銘房四埽在二股河西北周匝五十餘里大河行流在
此隄埽之下自閉斷北流接續下約於二股河北岸起
立隄防上流逼近河身已次東北隄道遠處去河止一